

散文 第三名 宋家宏 筆名/宋臨同

個人簡介：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二年級

目前就讀東海大學二年級，曾獲東海文學獎散文組銅質獎

埋葬

冬天一直以來都適合道別，嚴謹的送走後便可以迎來，但大多數的所有都直接走進死亡。

整個機艙的人像是沉睡在巨大甲蟲的腹部，一個座椅一個座椅有秩序地等待被消化，機內廣播響起，怕吵醒誰似的連語調都仔細的控制。

下了飛機落到了全然陌生的城市，明明是寒冬，整座城市的白晝卻拉的細長，直到離開我才驚覺，大概是照明燈的緣故。

她說二月是個空泛，沒有存在感的月份，輕輕薄薄的一踩就碎滿地，我踩著沒有柏油的黃土小路，經過一座牌坊，時間一口一口的將它咬嚙，使得上面的字跡斑駁殘落，進了村後，眼前的路沒有光，有生之年所見過最濃的黑鋪天蓋地的洶湧而來，觸目所及的一切都深不可測，像被埋葬在最深最深的海底。

呼著白煙不知道往前走了多久，黑暗中總覺得有誰在窺伺著我，盯著我的臉我的背我遲疑的腳步，圍繞著我的是廣袤的田地，田中央站立著一顆巨大的槐樹，粗壯的觸手向外延伸，似乎沒有盡頭，樹旁有一堆堆黑色的物體，零落的散在田地，像好幾個漆黑的矮人。

我看著他們深深的吸了一口氣，迴盪在肺部的除了乾燥的冷空氣外便是老舊衰敗，但它的味道竟出乎意料地類似於冷空氣，只是多了些泥土的腥味。擠出體內的空氣化成白煙，曇花一般地綻在空中，他們靜靜的佇立著，我感覺時間被吊掛，搖搖擺擺。

要不要前進？要不要走？我想蹲踞在這裡讓自己被深深埋進，離開的時候你不說再見，你不知道錯過等於沒有，原本能走向你的那扇門砰地一聲關上，再也打不開，而我知道裡頭的燈忽明忽滅，最後衰亡，你活過的痕跡像被吹走般雲淡風輕。

突然身後亮光一閃，全部又跌進黑暗，大舅舅說著彘扭帶著濃厚鄉音的國語指手畫腳的要我坐上電動貨車，長及小腿的羽絨衣使行動笨拙，歪七扭八地爬上了載貨處，冷冽晚風唰唰地吹，像細小的針扎在臉上，轉過頭在飛舞的髮間及黑暗裡，我似乎看見他們的臉。

這裡的人貌似不擅長向上攀爬，連帶著他們的房子也不需要攀爬，小小的土房相互咬著彼此，我彎腰跨進外婆家搖晃不甚牢靠的木門，穿過黃土漫漫的庭院，客廳懸著泛黃變色的山水畫，父親對著頭頂柔焦的鎢絲燈泡無限唏噓，或許是冬天的緣故，一切生機跟著枯萎落進土裡。

村裡的天亮得極晚，彷彿停止生長，和下飛機停留的城市正好相反，白晝的時候便窩在床上，這裡有從前迫切渴求的安靜無聲，但最後才發現原來如同真空般的安靜會使人產生極細小的耳鳴，若有似無地填塞進耳道，我感覺小房間裡的時間窒礙壅塞，凝滯不前，似乎無法思考，大腦成了沒電的時鐘原地踏步，為了呼吸而呼吸的生活從幾個月前就開始，來到這裡卻愈發顯著，於是我將日子壓扁後翻來覆去，行走在空泛的生活上。

母親掀開暗紅壓花門簾並走進，坐在床沿對著我說，這是外公生前睡覺的地方，話語一點一點的敲進腦中，木板床輕輕一晃便吱呀作響，現在大概是距離他最近的時候，不曉得從前被子上有沒有同樣開著大朵的牡丹。

小時候我指著躺在客廳的奶奶問母親：「人死掉會去哪裡？」母親坐在摺疊桌前摺紙，從她的指尖開出一朵又一朵蓮花。

「我也不知道，但他們不會回來了。」

透過窗看的事物全都泛起了毛邊，有的時候母親會喚我出去走走，我牽著幼小的姪女在屋外緩步行走，她有淺淺的髮色，不伶俐地喊我後會贈送軟呼呼的笑臉，太陽露臉的時候會看見各家的老人搬出有靠背的藤椅，成了鬆軟的根莖類，坐在上頭烤著接近黑色幽默的陽光。

住在轉角處的二外婆是少數一眼就認出我的人，但眨眼間就又忘了，對她說的話像是握著小石頭丟進井裡，小小的聲音盪著，小小的水花開著，漣漪波動最後什麼都沒能留下。進村的第一天晚上，她看著我滴答滴答的說著需要費盡心思才能聽懂的話，突然說話聲成了滴答滴答的啜泣，洞穿了從前未曾見面的日子。

隔天一群穿著廉價花布圍裙的人抬著鍋碗瓢盆占據了家中的庭院，大鍋大約一堆一堆的放在塑膠布上，舅舅們扛著一頂繪著八仙過海的轎子放在正門口，轎子中央放著一張黑白的外公，在鐵拐李旁邊，我從記不清他的臉，即使照片就在眼前，在我看來卻還是失焦。

一片一片的人流入，流出，海浪一樣打進又潮退，母親說大家都回來了，都被召

喚回來，女人們大多穿著紅棉襖，拉著我的手摸著我的頭，咧著嘴嗷嗷的說著我吸收不了的話，男人們縮著肩膀在院外抽菸，吐出煙霧，太多聚集在一起，我甚至以為是霾，女人的嘴越咧越開，成了刀子，屋外的霾漸漸將整個小院壟罩。

好幾個舅舅和好幾個表哥坐在破蒲團上，列成兩隊排在轎旁，一有人來祭拜就端正嚴肅地跪坐，母親領著我上前磕頭，我們序列有致的排隊，黃布軟墊上不斷有人磕著頭，像老舊的發條玩偶，我看著這個情景吃吃的想笑，母親卻哀哀的哭了起來。

門前的路搭起了紅藍塑膠棚，來的人圍著不穩的塑膠方桌坐著，我身後坐著從未見過的小弟，臉頰凍的脹紅，下一秒就會爆炸似的，掛著透明鼻涕瞪著我，台上演的大概是孝女白琴，哀戚的臥伏在舞台上，她背後是不符合農村場景的 LED 跑馬燈，父親的名字從裡面跑出來，三個字寫錯兩個，不認識的叔叔提著葡萄酒讓我喝，我搖搖頭，莫名大聲且字正腔圓地說，我不喝酒。

沒關係的，這不算是酒。母親將塑膠杯遞給他頭也不回地對我說。紅葡萄酒喝起來像廉價的咳嗽糖漿，周圍的聲音全都擠在一起，划拳聲、勸酒聲、孩童啼哭、吆喝上菜、和舞台上尖著嗓子唱的白琴，揉成凹凸不平的球，在耳邊滾動，以一種讓人驚訝的失控速度。

不清楚過了多久，男人將轎子扛起，搖擺的朝村口前進，陽光將轎頂上的塑膠金球照的晃眼，女人牽著孩子成了隊伍的尾巴，拖的細長浪蕩，我拎著兩袋銀元寶，走在隊伍的腹部，過了一陣子便會停下，舉著棍子的瘦長男人立刻上前將電線頂高，像馬戲表演，一次演出的不好，金球勾到電線落在地上裂成兩半，後頭的人使它碎成更多瓣，我抬腳跨過碎片，努力事不關己。

之後便是直行的黃土路，轎子朝著田中央巨大的槐樹前進，腳下剛抽芽的綠意讓人腳步艱難如涉水，直到隊伍停下我才發現，那天看到的黑矮人都是一座一座的墳墓。

這個發現使我震驚，眼前的墳墓只是一堆不算大的黃土，沒有裝飾沒有墓碑，我轉頭想向母親求證，卻發現她已無聲地淚流滿面，臉上爬滿了蜿蜒的淚水，轎子落下時沒有發出任何聲音，母親卻彷彿受到巨大驚嚇的匍匐在前方的土堆上，整個人浸透在悲傷裡，大阿姨的眼裡噙滿同樣的悲傷並架著母親的臂膀，小阿姨蜷曲如嬰孩的跪在黃土邊，母親撕心嚎啕的哭喊著，我站立著動也不動，害怕她哭著哭著就融化，身旁的阿姨們一個接一個的勸，直到傳來舅舅們的高喊，其中的阿姨將母親拖開並狠狠地扯了我一把，臉上撲面而來的是燃燒轎子的熱氣。

燃燒是為了什麼？周圍的溫度並沒有因為那堆跳躍的橘紅色升高，或許覺得寒冷的始終只有我，把你送進火裡是因為儀式，把你撿起放進罈裡也是因為儀式，我們會因為舉行各種儀式抵達夢境中的遠方嗎？

轎子燒完後母親的悲傷也停止了，站的直挺挺彷彿一切都是未發生，只剩空中飄舞的灰燼提醒我真有其事，眾人緩步朝村裡走去，夾雜著嬉笑聲，母親的面孔像是隨著水氣蒸發般模糊，整個人蒼白的如同鬼魂，走在日暮下的她染上了火的顏色，將一部份的自己燃燒殆盡。

她看著著旁邊的土堆對我說，這是太外公，並且一一介紹，回外婆家的路上母親手指著田裡的草說這些都是麥子，我正震驚於吃下的麥子有多少是長在墳墓邊的，突然她停下步伐看著遠方的土堆，說話的聲音像喉嚨裡長了座沼澤般黏膩。

「最後都會回來的。」

所以，不用道別。

在這裡我不知道究竟是誰存活下來，誰被埋葬，其實誰都不會回來，因為沒有人離開，他們將會化成彼此的血肉，以另一種方式活下去。

夜裡我們並排躺在外公生前的床上，母親的眼睛在黑暗中像窗外的月亮般清透，以近似於無聲的音量呢喃，話語被外頭放炮的聲音掩蓋，年三十，一整年的厚度轉眼成為輕薄的一張紙，床成了小舟，晃著盪著就過去了，時間斷裂又被接起，上頭有蛆狀的縫合痕跡，來到這裡的日子詭譎的像是在清晨半夢半醒地恍惚間所做的一個空洞的夢。

要離開的時候一個大概是姪子，但我叫不出名字的小弟撲過來抱住我的膝蓋，我記得他坐在牆角蜷縮蹭著腳的樣子，將手伸去便會像貓一樣跑走。

「你叫什麼名字？」

我把口袋裡的巧克力全部掏給他「我們可以交換，這樣你可以喊我的名字代替再見。」

最後誰都沒說出口，他將士力架攢在小小的拳頭裡，整個人躲在外婆身後探出小半顆頭和一隻眼睛看著我們吃力的把行李箱塞進姊夫的嬌小休旅車，整台車塞得滿滿地，彷彿再多就會吐出來，透過車窗我看見站在門口朝車廂裡頭揮手的人，他們的身影竟和夜裡見到的黑矮人遙遠，遙遠的重疊起來。

離開了有著極長黑夜的外婆家，開往機場的途中經過了一條筆直，點滿了照明燈的大道，車內音響放著那陣子的流行歌，什麼聲音都沒有，只有歌手不斷地唱，和導航系統的，您已超速，您已超速。